

情感散文

在西藏想你

刘兆林 著



万卷出版社

情感散文

在西藏想你

刘兆林 著
万卷出版社

© 刘兆林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在西藏想你 / 刘兆林 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 7
ISBN 978-7-80759-178-8

I. 在…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75396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字数: 330千字

印张: 20

出版时间: 2008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会鹏 刘应诚

装帧设计: 刘萍萍

责任校对: 彭和群

版式设计: 刘萍萍

ISBN 978-7-80759-178-8

定 价: 32.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386

传 真: 024—23284448

E - m a i 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刘兆林

当代作家，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汉族。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辽宁省政协常委、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一级作家。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三百多万字，主要有长篇小说《不悔录》、《绿色青春期》；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船的陆地》、《三角形太阳》、《雪国热闹镇》、《高窗听雪》、《和鱼去散步》、《父亲祭》等十二部，作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文艺奖、中华文学基金会“庄重文文学奖”、东北文学奖、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本人获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辽宁省优秀专家、辽宁省德艺双馨中年文艺家等奖励。

亲 情

- | | |
|--------|-----|
| 和父亲搏斗 | 002 |
| 父亲祭 | 005 |
| 寄给母亲的花 | 037 |
| 感谢跳舞 | 044 |
| 和妻子处关系 | 050 |
| 和儿子交朋友 | 053 |
| 给儿子的信 | 056 |
| 黄豆、红豆 | 061 |
| 拣庄稼 | 063 |
| 一枚绿叶 | 065 |
| 清明烧纸 | 067 |

私 情

- | | |
|----------|-----|
| 牛化自己 | 072 |
| 听雪书屋 | 075 |
| 教堂寄雪(6则) | 078 |
| 一次遗憾 | 083 |
| 那年在厦门听雨 | 087 |
| 没有寄出的信 | 093 |
| 读 你 | 097 |
| 祝君欢笑 | 100 |
| 永远的鱼缸 | 102 |
| 为灵魂寻找明镜 | 103 |
| 收藏湘泉 | 106 |
| 难得孤独 | 108 |
| 幽默是青春的伴侣 | 110 |

不亦快哉 26 则 112

常 情

- 生命之车 118
- 亲近 21 世纪 119
- 我是一杯老酒 121
- 善待阑尾 123
- 道歉的力量 125
- 也该感谢“非典” 128
- 在那遥远的火车上 131
- 头被战争砸个包 134
- 辣椒们也开会 136
- 二万五千里应是一个高度 139
- 唱国歌和奏国歌 141
- 鸡毛蒜皮与爱国主义 143
- 曼谷桥再祭 146
- 感受沈水之阴阳 148
- 辽宁在海边 152
- 月是故乡明 154

笔 情

- 永远向日的葵花 158
- 微笑的彭定安先生 166
- 中才之我见 170
- 散说朱苏进 174
- 与茶结缘 181
- 心海层层浪漫 184
- 女性的阳刚 187

不矮的一棵刺槐树	191
皮皮印象	197
辽沈诗人写意	201
为母亲活出的水平	212
我们“八一”期	213
我的文学老师	219
不幸给他送上的礼物	224
我喜欢的几句格言	226

旅 情

在西藏想你	230
丝绸路上的少女	236
过梵净山	246
唱歌时遇见的孩子	252
千年夜，万里黄梅	256
遥寄康定的志玛	261
姑苏留墨	265
冰峪的山羊	272
桓仁秋色	274
黄山笔记	276
重读三峡	279
“九号半”记	286
世上我最看重的教堂	295
河内存知己	303
乘美游心	309
完整的碎片（代跋）	312

和父亲搏斗

和父亲搏斗是我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了。至于搏斗了多少次，记不清了，也没有细细回忆的时间和计算的勇气，只拣一次说吧。那次，父亲刚被我从黑龙江省老家千里迢迢骗到吉林省长春市我的小家不几天。骗的过程实在复杂，不忍心说了。父亲非要我马上送他去北京，我骗他说等有个会开完了再走。等的时候他发觉我并没开会，就开始骂我，我便偷偷在他的饭里放了强镇静药，不想又被他发现了。这回他无论如何不信任我了，更加要求连夜就去北京。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就把他住的那间屋门锁死，防止他自己偷跑。他在隔壁骂得更加难听，而且激烈，干扰邻居都无法入睡了。我过去劝他，他夺门要跑，我赶紧又把门锁死。这下更坏了，他推开窗子，探出头去，放开嗓门点着我的名字吼骂：刘兆林虐待他爹呀！刘兆林是杂种啊！

我家住在闹市区人口非常密集的大院里，父亲声嘶力竭的骂声像疾风一样扑向家家户户，许多窗子被刮开了，探出的耳朵不仅有一个单位的，连院外的行人都向我家的窗子张望。不能容忍父亲再骂下去了。我准备了两个制止他的方案，一是将两支可以口服也可以注射用的强镇静剂分别放进一碗饭里和一碗汤里，另外还用注射针抽好了一支。我想先用第一方案，骗他说吃了饭马上去北京。只要他吃了那碗饭，或喝了那碗汤，不出一个小时，他就会昏昏睡去的，而且一睡几天。几天后清醒过来，他也就会平静了。可是，我的神机妙算根本没法能实现半点。由于多次骗他，他已能明察秋毫了。他疑惑地接过汤和饭，看也没看，闻也没闻，而是先命令我说，你先吃了，吃完我自己盛！为让他能相信，我宁可自己昏睡几天也是能连那药一起吃了的，但他就吃不成药了。那将是我昏睡不醒，而他却更加精神百倍地任意骂我。我撒谎说刚吃过，叫他快点吃完好马上出发。他逼视着我说，你是不是我儿子？我说，爸，这还用问吗？他说，不用问你马上给我吃了，不吃就不是我儿子！就是婊子养的！父亲知道我还在骗他，扬手把饭连碗一起扔出窗外，同时扔出好几声更难听的骂声：刘兆林要杀害他爹啦！刘兆林阴谋杀他

亲生父亲……

我要去关窗子，父亲哗地把一碗汤向我脸上泼来。我躲不及，汤顺着脸越过脖子，流进心窝处。那汤冰凉冰凉的，我的心突然被冰得铁石一般冷硬，冲父亲大吼道：你再不老实我叫公安局来抓你！父亲愣了一下，马上大骂一声你个杂种，就去抓屋角一块大砖头。他要用砖头砸我！那一砖头下去，我的脑袋会立即开花的。父亲那不识好歹的丑恶形象激得我怒火万丈，我心要从嘴里冲出来了。我突然一纵身，扑通一声，猝不及防的父亲像堵残墙被我扑倒在墙角。不待父亲缓过神来，我已把他面朝地死死压住。我用双手按着他的双手，一条腿着地，另一条腿的膝盖抵住他的腰。父亲一动不能动了，可怜地骂着，骂得很用力，但声音已不洪亮。他骂的是，你真无耻啊，你把你爹按在地上，你真能耐啊，你能打过你爹啦！

我闭着眼任他骂着，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能说，说什么也没有用。骂的间歇，父亲突然挣扎一下，试探我是否放松了警惕。当他确信不可能挣脱我的压迫了，又求饶说，放开我吧，我不骂了。任父亲怎么说我都不吭声，他又哀求说，放开我吧，爹听儿子的。

我不敢相信父亲的话，多次实践证明，他的话不可信了。后来他叫了一次我的小名，让我放开他。我虽然没放，但他那哀怜的乞求声，使我想到小时候我病了，他给我到野地找甜秆吃的情形，我疲惫的心忽然十分难受。我也累了，有些支持不住了，松手缓口气时，发觉父亲已不挣扎了，似乎已经睡着。我不敢放松警惕，又试探了好一会儿，确信是药力发生了作用，才松了手。父亲的样子实在是可恨而可怜，干瘦干瘦的身子卧在水泥地上，死尸一般。我和妻子把他抬上床，盖了被子，让他安睡。等睡了几天完全清醒过来后，我再给父亲端上饭时，父亲十分愧疚地对我说，真是给你添了麻烦，给你媳妇道个歉吧，吓着你们啦！

父亲被药物和多日来不能正常进食折磨得连话都说得有气无力。我说，爸，这回饭里没药，放心趁热吃了吧。父亲端过饭说，你们也一块吃吧，吃完给邻居们道个歉。我告诉父亲已给邻居道过歉了，他又说，看你瘦多了，明个就送我回老家吧。

我前几天还硬如铁石的心肠，忽然化成了岩浆似的，热得眼里有滚烫的泪珠

往外涌……父亲是怎么患了这种精神分裂症的呢？至今我只知道反右时他被定为中右，解放前他还入过国民党的士官学校。我参军时曾因此而不合格，是向武装部坚决表示了同父亲划清界限，才勉强得以穿上军装的。父亲的病跟我有没有关系我真的一点也弄不清楚，但他确实是在我参军走后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患病的。以后，一听见敲锣打鼓喊口号他就犯病。我说的这次犯病已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了，他忽然看见下乡参加秋收劳动的学生们敲锣打鼓从家门前经过，就以为又是什么游街批斗活动开始了。犯病后他接连给毛主席写了几十封信，没接到回音，他就非要到北京去找毛主席不可，他被幻觉指使着，非说毛主席召他上北京面谈。这次同他的搏斗，就是发生在准备把他骗到精神病院治疗的当口。后来，父亲去世了，我还多次在梦中心惊肉跳地同他搏斗过，比梦中遇到我最怕的蛇还可怕。关于父亲，我曾在他去世那年写下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散文《父亲祭》，读者看了会更加吃惊的。

父亲祭

你终于死了吗，父亲？你那日夜消耗也经久不衰的生命之灯真的突然熄灭了吗？我不敢相信这喜讯是真的。前天夜里还梦见和你搏斗，我和你厮滚在一起，在一个大江边的悬崖上，你往下推我，我拼命挣扎，挣不脱我就死死拽住你。你不再推了，再推就将同归于尽。可是我爬起来时竟将你撞下悬崖，你便如一块瘦硬的山石带着哨响落入江水。我喊叫着从梦中惊醒了，难道那一刻真就是你停止了呼吸的时间吗？我不信。但一纸电报分明地写着这喜讯：父亡速归。

父亲，你确实是死了！是到山上拣柴滚下悬崖摔死的吗？还是冻死在雪沟里，或是截车死于轮下，也许是触电、掉井……据说家乡已使用了自来水，没有辘轴摇水那种能淹死人的井了。不管怎样，你是死了。

我知道，把你的死说成喜讯，人们在感情上都不会原谅我的，可这就是我的真实心理。没有眼泪，没有留恋，只有你五十九岁的一生百感交集地向我涌来。从你咽气的时间看，遗体怕早已在火葬场的电炉里化作一缕青烟升入家乡浩浩的蓝天啦。我努力想让自己悲伤些，以为多看几眼电文中的“亡”字便能催下泪水来，可平时动不动就暗自流淌的泪水哪儿去了呢！只有你遗体化成的青烟和你如烟的往事在我眼前飞绕。那些往事，那些刻在心上刻出了伤痕的往事啊，我怎么会像法官审理卷宗似地审视着你那些往事！无情岁月何时默默将一个不道德的想法偷偷塞进我心室暗处的潜意识角落：父辈的死亡才会真正加快生活的进步；该死者的死是值得音乐家们谱成颂歌儿去纵情高唱的。

爸爸啊（是你最先在家乡那地久天长的小镇上让儿女叫你爸爸的，所以我从没像别人那样叫你爹或父亲，还是用爸爸这称呼和你做最后一次长谈吧），完全是为了让我、让姐妹们忘记你，我才奔回遥远的故乡为你送葬的。你的孙子正在读书，我把他从课堂领出来去挤火车。他也一点儿不哭，只是懂事地不在我面前说说笑笑了。火车上他见我和一个人说话时笑了一声，便悄悄问：“爸，你说小时候家里狗死了你都伤心地哭，爷爷死了咋还笑哇？”我的心被刺了一下，眼仍

干涩干涩的。

是的，爸爸，我十一岁那年咱家养的一只小黄狗死了，我哭得抽抽咽咽，饭都吃不下，你生气地骂我：“滚外边哭去，再哭我揍你！”那是非常非常寒冷的冬天，咱家外屋厨房用草帘子包着的水缸几乎冻实了心，如果像现在这样生活过得宽裕，那快要冻实心了的水缸当做一个盆景观赏是再好不过了，但那是盛着须臾不得离开的水的缸啊。贫寒二字做何解释用不着查字典，看看咱家当时的水缸就知道了。即使在厨房小黄狗也冻得直抖，晚上我把它从厨房抱进里屋，想让它在炕上过夜，你却给扔地下了！深夜，里屋也冻人，得把头缩进被窝里才不致冻醒。小黄狗在地下冻得不停地哀叫，扰得全家睡不好觉。我还想把它抱上炕，怕你不让。这时，爸爸，我听见你下地了，抱起了小狗。小狗不叫了，爸爸，你不会知道，当时我是多么高兴，多么感谢你，我认为你也如我想的要把它抱上炕。可你推开门把小狗扔到外屋厨房去了。门吱哑关了，狗的叫声听来是弱小了，但我做了半夜狗叫的梦。早晨起来，那小狗僵硬地躺在水缸旁，永远地不叫了。我不由自主地哭了，哭得抽抽搭搭，你却扒了狗皮做帽子，把狗肉煮了让我吃，我哭得更厉害了，于是你怒视着我骂：“滚外边哭去，再哭我揍你！”爸爸，你不知道孩子的心。无论我怎样回忆，也想不起你和蔼而疼爱地抚摸过我的头，也想不起你像别的爸爸那样和儿子嬉笑着做过一次游戏。每见别的孩子攀着爸爸的脖子撒娇或骑在爸爸肩上做乘马游戏时心里都酸酸的，我就尽量给儿子些自由和欢乐，有次竟让儿子把我当电动玩具狗骑着。他在背上乐得前仰后合时，我又默默湿了眼睛，那无声的泪是因为自己给你做一回儿子却没得过父爱的委屈浓重得液化了。火车上我问你的孙子、我的儿子还记不记得爷爷了，他说怎么不记得，记得你脸色吓人地管束他的样子，记得你衣服总是脏脏的，也不愿洗澡，记得你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好像烟里有世界上最美妙的营养。你屋中总是被你吐出的烟云笼罩着，使人一进去就咳嗽不止。我跟你的孙子说，爷爷对你的好处怎么一点不记得呢，爷爷给你买过好多次东西吃！你孙子说那东西他一点都不爱吃，你非让吃，都吃吐了！爸爸啊，你那少有的爱施怎么也主观、严厉得让人成为一种负担？

一个白天半个夜晚的奔波，我和我的孙子赶回故乡的家，看见了装着你的又高又厚又俗气的大花棺材。啊，爸爸，原来你没火化。家乡不早就实行火化了吗？

一直守候着你的小森弟弟说你什么遗嘱也没留，是乡亲们不叫火化的。乡亲们谁死了也不火化，据说头两年要求得紧，土葬完了的也都扒出来，可是火化后骨灰又都装进棺材埋进土里。乡亲们说幸好今年管得松，你才得以将身体完整地埋进土坟中。在我看来，那简直是压给你一座大山啊，我的忠厚善良而愚昧的乡亲们！爸爸，也不知你愿意土葬还是火化，你是读过书又教书的人，你该懂得科学。可是你没有遗嘱，不管你愿意怎样，反正已把你装进了棺材。棺身那恐怖的花纹棺前那阴森的灯火就是你不幸一生的缩影吗？不管生前幸与不幸，死都应该是美丽的结束，可你结束得这样丑陋。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七年了，在挂着“文明镇”牌子的咱们家乡当过教师的你竟还被装进棺材，将要压在土里。

爸爸，我打开了棺盖，和你的孙子一同最后看了看你的遗容。虽然你比我妈多活十一年，也只有五十九岁。那头发、那眼睛、那嘴、那脸竟比一百五十九岁还显苍老。那牙齿、那手指、那腿脚，枯黄干瘦如一具风干千年了的木乃伊，只有嘴唇裂纹里的一丝血痕证明你三天前会是活着的。这时我才深信不疑，上帝是没有的，有的话也该诅咒他怎么会让他那辈中千里挑一读过书教过书的人活得这样惨不忍睹。我这时才流出一阵悲悯的泪来。

爸爸，我的泪滴在你脸上时，乡亲们把棺材盖上了。盖棺论定是中国的一句古语。爸爸啊，作为儿子，我该给你做个怎样的论定？

家乡年年如此的雪依然落着，一片一片，急急忙忙，像鸟飞，像蝶舞，棺盖上掀掉的雪又落满了，白白的厚厚的覆严了棺面，四周一片缟素。

你没有向我讲过你的童年。是奶奶说的，一岁那年爷爷用箩筐把你从山东挑到黑龙江。担子的一头是你，另一头是全部家当。你是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姑姑伯伯和奶奶跟着爷爷的挑筐走到漫野大雪的西集场落下脚，那儿有地种、有柴烧，干活就有饭吃。春天打了草、脱了坯，借些木头自己就盖了房子。不知西集场是什么时候有的，反正后来人们都说先有西集场后有巴彦县。咱家祖辈都是农民，爷爷奶奶带领姑姑伯伯们用血汗建立了家业就供出你一个念书人。县城的国立高中毕业，那时在咱们家镇上你就是最有学问的了，因而让你当教师、当校长。现在咱家镇上从职工到镇长凡当年念过书的都是你的学生，可谁的生活都没有你不幸。

大自然的规律应该是年轻人哭老年人，你却亲手埋葬过五岁的小儿子和二十四岁的大女儿，你哭得无声无泪却至今想起来还让我惊心动魄。

我五岁的弟弟你最小的儿子，二十七年前的冬天就死了，死于现在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感冒。感冒会死人吗？那时候你当家长的咱家就会。头两天我还抱着活蹦乱跳的小弟弟玩，玩着玩着就咳嗽不止，烧得脸如一颗滚烫的红杏，第二天就憋得咳不出声了，脸由红变得青紫，你这才叫我用手推车推上弟弟去医院看病。你没给我拿钱。你手里没钱。你每月不到五十元的工资养着五个孩子和我们没有工作却多有疾病的妈妈。你还要抽烟，苦闷极了还要喝酒，咱家就很少有五角余钱的时候。你叫我先推去看了再说钱的事，说时嘴里还抽着虽然不贵却是盒装的香烟卷儿，那时候咱家的镇上抽香烟卷的人没几个，你每月的香烟钱就将近十元，拿余下的不满四十元糊七人之口，细粮和肉蛋甚至荤油是不可能有的。咱家的大米和面都换了别家的粗粮，连国家发的布票也跟别家换粗粮吃了。没带钱，我用手推车推着弟弟去医院。医院离家二里路，还没进门小弟弟就不再呼吸了。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小弟弟的名字，他叫小瑞。小瑞没了光泽的死滞了的乌灰色眼睛还睁着，雪花落在眼珠儿上他也不眨了，青紫的小脸儿承接着一片一片缓缓而落的瑞雪。我就摇他的小手呼唤：小瑞！小瑞！小瑞啊！小瑞不吱声。我光流泪不敢哭出声来，我怕人们听见哭声都围过来看我们家的死人。泪水有几滴掉在小瑞睁着的乌灰滞死的眼珠上。我用手给他合上眼皮又往家推他。我把落了一身雪没了生命的小瑞弟弟抱到炕上，那是我有生第一次见死人。我的弟弟，我们家中最有生命力的幼小希望变成了死人。那天我感到天低了，地窄了，雪是热的，火是冷的，电杆摇摇晃晃，嗡嗡作响的电线里流淌的是水。那时我还没听过哀乐，也没听说过哀乐这个词儿，只觉得风在呜呜咽咽地嚎。家里人都在默默流泪，没一个出声哭的，咱家的人都被生活压抑得性格过于内向而畸形了，似乎觉得不能把那不幸的哭声丢给人家当热闹听。只有我的胸膛、肺腑和喉咙一起控制不住地起伏作梗而露出抽抽搭搭的哽咽。妈妈泪水满面，从没擦过胭脂的带有许多在我看来十分好看的雀斑的脸被泪水冲洗得干净而难看，这是我生来第一次见过的大人哭。在我当时的思想里，大人是不能哭也不会哭的，每次我或弟弟妹妹们哭时爸爸你不是都说“我看你敢哭，不许哭，哭我揍你”吗？我们便将那由衷的哭声

先是压抑得抽抽咽咽而后慢慢弱下去直到最后停止。由于压抑，停止后嗓子总是又肿又疼。妈妈那天哽咽得嗓子都哑了，眼红肿得像两颗二十年后才见过的水蜜桃儿。那天我才懂，死人是世界上最悲痛的事了，比死狗令人伤心得多，不然大人怎么会哭呢。爸爸，你没哭，但你烟抽得轻了，对我们说话也和蔼，没有像平时那样可怕地喊“别哭了，滚外边哭去”。我以为最伤心的事男大人也是不哭的，哭是女人们的事。我便也减弱了那哭，跟上你，肩着镐，迎着风，踩着雪，到咱家西边的少陵山脚下去给小瑞弟弟挖坟。以前我都是夏天到少陵山上去的，去挖药材，去采野百合花，去打柴。打柴总是你领着，你虽然是教书先生，买不起柴就只有自己去打。你总是愿意在坟圈子里打柴，因为那里边有人的尸骨作肥料柴草长得茂盛。坟圈子因柴草茂盛就更加阴森可怖，我总是一边割草一边猜测，防范着坟里会有什么怪物跳出来。那次，我却破天荒在冬天亲自为小瑞弟弟挖坟。大概就是从那次（也许是从小黄狗冻死那次）我心里播下了悲伤的种子，致使我直到现在还喜欢悲剧。

少陵山尽管夏天有蛇有狼有野蜂有各种虫子，但那也有挖不完的药哇，柴胡、狼毒、庞风、桔梗、地鱼……也有采不完的花儿啊，黄花儿、野百合花、石竹花、山芍药花、耗子花、喇叭花……还有摘不完野果，山里红、赤玫果、酸葡萄、野核桃、山丁子、托盘果……足以抵消所有令我讨厌的东西而把它当成乐园。而冬天的少陵山真是太残酷无情了。八面山风上下左右横刮斜扫，一踩嘎吱吱响的硬雪把夏天暄松的土捂盖有二尺厚，铁石样硬。我们一锹锹从雪地里铲出一块块土来，你用镐刨，我拿锹挖。我的锹是挖不动的，就像蚊子用腿踢不疼老牛一样，你的镐下去也只能钻一小块土，就像蝮蛇一嘴下去只能咬下一小点点黄瓜肉。我们就这样你刨我挖整整大半天，只鼓捣出个灶锅那么大的圆坑，一只装着小瑞弟弟的六块薄板钉成的小方箱子放进去还露着一半，埋完土四只箱角飞檐似的还露着。我们手也僵了，脸也木了，再也无力把小瑞弟弟的墓穴挖深。爸爸，你说用雪埋一埋，等到春天雪化了土软了再重新挖。我们就用雪把坟培好，培得大大的，那形状我多年后知道了就像全世界有名的日本富士山。修完了埋小瑞弟弟的富士山，爸爸，你什么也不说领着我往回走，你总是什么也不对我说，要做什么就只管带着我默默地做，我有什么想法你也不问，好像我什么想法也没有或什么想法

也不该有。往家走时日头快落尽了，冬天不温暖的夕阳照着小瑞弟弟的富士山。我想，太阳总是这样寒冷就好了，小瑞弟弟和他的富士山就会长存。家里少有地做了一顿有肉的晚饭，奶奶还拿来酒给你喝。爸爸，那肉也不知谁家送来的。你默默喝着酒，我悄悄嚼着饭，奶奶在唉声叹气地叨叨，她总是无休无止地一边干活一边唠叨，把一辈儿一辈儿传下来的神话、真事儿加道听途说的各种故事顽强地不知疲倦地往下传播着，那就是我们家的文化根源吧。那晚奶奶说在山东老家时也有小孩像小瑞弟弟这样咽气的，他爹用嘴卡住喉咙使劲吸就把痰吸出来，小孩又活了。奶奶边唠叨边后悔当时没用嘴给小瑞吸吸痰，说吸一吸兴许死不了。那一夜也不知你睡没睡，爸爸，我是睡了，梦见小瑞弟弟喉咙的痰被我吸出来，他又活了。这个梦我也没对谁说，说它有啥用。妈妈刚做早饭你就把我也叫起来，每天那时我都还睡着。你从柜里拿出一条没舍得用的新毯子叫我抱着，你扛了锹和镐领上我又往小瑞弟弟的坟走去。我以为你要用毯子把小瑞的坟遮一遮，免得无情山风把小瑞坟上的雪吹掉又露出那四只飞檐一样的棺角来。到了山上，你却把小瑞的坟扒开，把小瑞的棺材撬开，把小瑞的衣服脱掉，你用手捂着他的胸口，捂着他的喉咙，捂着他的小脸。爸爸啊，你又伏下身，把嘴贴在小瑞弟弟的嘴上，给他吸痰。山风从八面聚来，上下左右横穿斜跑，看你做着世界上最动人也最为愚蠢的举动。爸爸，那已经是人类历史的公元一千九百多年了，你在中学里当老师，还教过我生物课，你不知道你抱着的是一具在中国的最北方黑龙江冻了一夜已硬如铁石了的僵尸吗。你慢慢地，深深地，长久地吸着，用一种宗教式的虔诚。现在我才理解，你一定不是幻想能把儿子吸活，而是在向欠了债的儿子深深地忏悔而求得心灵的解脱和感情的平衡。不管你表现得怎样愚痴，我感动地原谅了你当年冻死小狗扒了狗皮吃了狗肉那种令我憎恨的行为。我把你从地上拖起来，和你一同用那条新毯子把小瑞包好，装进薄棺里，重又为他筑起一座富士山。啊，爸爸，恐怕那是你对儿女们最为辉煌动人的一次壮举了。以后虽然也感动过我几次，但绝没有如此的壮丽。再后来，你就无论如何也没法做出令我感动的壮举了。

爸爸，大芬死那是七几年你还记得吗？你大概不会记得了，因为你的精神已经分裂，只是刚刚出院处于短期的正常状态。我远离家乡当兵四年了，那时你和我妈先后患了精神病，妈妈先患的，你是后患的，什么原因我都不知道。上帝怎